



柳林风声

THE WIND IN THE WILLOW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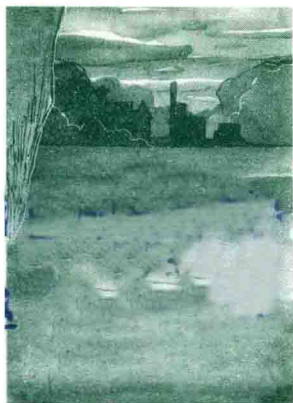
[英] 肯尼思·格雷厄姆 著 任溶溶 译



柳林风声

THE WIND IN THE WILLOWS

[英] 肯尼思·格雷厄姆 著 任溶溶 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柳林风声/(英)格雷厄姆(Grahame, K.)著;
任溶溶译. — 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4. 2
(夏洛书屋: 精选版)
ISBN 978-7-5327-6452-5

I. ①柳… II. ①格… ②任… III. ①童话-作品集-
英国-现代 IV. ①I561.8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301331号

KENNETH GRAHAME
THE WIND IN THE WILLOWS

柳林风声

THE WIND IN THE WILLOWS

KENNETH GRAHAME

[英] 格雷厄姆 著
任溶溶 译

责任编辑 赵平 张颖

装帧设计 柴昊洲

插图/设色 申祁颀工作室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

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7.5 插页 2 字数 104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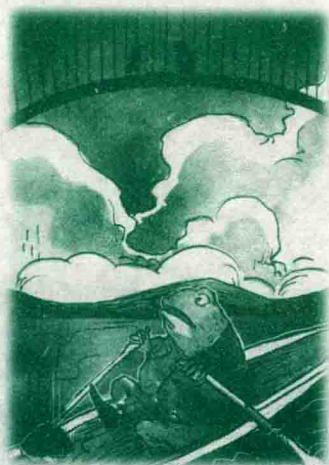
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6452-5/I·3853

定价: 28.00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: 0512-52218653

天目



CONTENTS

目 录



01 河岸 /1

02 公路 /20

03 原始森林 /37

04 獾先生 /54

05 温暖的家 /71

06 癞蛤蟆先生 /94

07 黎明时的吹笛人 /114

08 癞蛤蟆的冒险 /130

09 流浪者 /148

10 癞蛤蟆继续历险 /172

11 “他的眼泪像夏天的骤雨” /193

12 尤利西斯的归来 /215



河 岸

一整个上午，鼹鼠忙得不亦乐乎，在他家那间小屋子里拼命地大扫除。先是用扫帚，接下来用掸子，然后拿着一把刷子、一桶石灰水爬上梯子，爬上椅子，一直弄到喉咙眼睛都是灰，全身的黑毛上溅满石灰水，背脊疼，胳膊酸。春天的气息飘在天上地下和他周围，甚至钻进他这又黑又低矮的小屋子，带来春天那种神圣的、使人感到不满足和渴望追求什么的精神。这就难怪鼹鼠忽然把他那把刷子扔在地上，说着“讨厌”、“噢，去他的吧”以及“该死的大扫除”，连穿上衣也等不及，就冲出了屋子。在他的头顶上，地面上有什么东西在紧急地呼唤他，他钻进陡斜的狭小地道，向上面小石子车行道爬去，这车行道是属于住得离太阳和空气更近的动物们的。就这样，他用他的小爪子忙着又是扒，又是挖，又是掘，又是抓，接着又是抓，又是掘，又是挖，又是扒，嘴里一个劲儿地叽里咕噜说着：“我要上去！我要上去！”直到最后，嘿！他的鼻



子伸到了太阳光里，在一片大草地上，他在热烘烘的青草中打起滚来了。

“真好真好！”他自言自语地说，“这比刷石灰水好多了！”太阳光晒热他的毛皮，微风吹拂他晒热了的脑门。在地下蛰居得太久，听觉迟钝了，快活小鸟的欢歌声进入他的耳朵，就像是大哄大叫。在生活的喜悦中，在不用大扫除的春天欢乐中，他同时用四条腿蹦跳起来，一路跑过大草原，一直来到远远那头的灌木树篱那里。

“停下！”一只老兔子从树篱的缺口处说，“通过私人道路付六便士^①！”可是他一下子就被不耐烦和看不起他的鼹鼠吓了一大跳。鼹鼠根本不理他，顺着树篱边快步走过，还戏弄其他从洞里急忙钻出头来看看外面吵闹些什么的兔子。“洋葱酱^②！洋葱酱！”鼹鼠嘲笑他们说，而那些兔子还没想出一句十分满意的话来回敬他，他已经跑得不见了。于是这些兔子开始互相埋怨：“瞧你多笨！你为什么不告诉他……”“那你自己的为什么不……”“你本可以提醒他……”如此等等，都是老一套；可是不用说，埋怨也没用，已经太晚了，事情也总是这个样子的。

一切看上去好得叫人不相信。鼹鼠急急忙忙地走到东走到西，穿过一块块草地，走过一道道灌木树篱，钻过一个个矮树丛，

① 便士是英国货币名。旧制12便士为1先令，20先令为1英镑，也就是240便士等于1英镑。1971年改制后，100便士等于1英镑，先令不用，只偶尔代表5个新便士。

② 吃兔肉习惯加洋葱酱。

到处看到小鸟在造巢，花在含苞，树叶在发芽——所有的东西都快快活活，生机勃勃，全不闲着。他倒没有感到良心的责备，没有感到良心在悄悄地叫他“回去粉刷吧”，却只觉得在这些忙人当中做一个惟一的懒汉太快活了。再说，一个假日的最好时刻也许不是躺下休息，而是去看看其他人忙着干活。

他毫无目的地到处闲逛，一下子站在涨水的河边，这时候，他觉得他已经快活得无以复加了。他一生中从未见过河——这又光又滑、弯曲蜿蜒、鼓鼓胀胀的动物，又是追，又是咯咯笑，咯咯笑着抓起一样东西，又哈哈笑着把它放下，向另一个游戏伙伴扑去，新伙伴刚要挣脱身子，又被它抓住了。一切都在摇动和颤抖——闪闪烁烁，粼粼发光，奔泻涡旋，潺潺细语。鼯鼠真个是看入了迷，神魂颠倒。他在河边狂奔，就像一个人很小很小的时候，在一个用迷人的故事把人迷住的人身边狂奔一样。他奔来奔去，最后累了，在岸边坐下，河依旧在不停地对他潺潺细语，悄悄地讲述世界上最好听的故事，它们来自大地的心底，最后要去讲给永远听不够的大海听。

当他坐在草地上遥望着河对面时，忽然看到对岸有一个黑洞，就在水边上面一点，于是梦想起来：一只动物如果没有什么要求，却喜欢住在位于最高洪水线以上的小巧河边住宅里，离喧闹声和灰尘远一点，那么，这个洞该是个多么舒适的住所啊。他正这么盯住它看，似乎有一样发亮的小东西在洞的深处一闪，不见了，接着又是一闪，像颗小星星。但地方不对，这不可能



是颗小星星。说它是萤火虫吧，又太亮太小了。他正这么看着，它对他眨了眨，这就说明那是一只眼睛；一张小脸开始在它周围渐渐扩大，就像一个镜框围着一幅画。

这是一张棕色的小脸，上面长着小胡子。

这是一张严肃的圆脸，上面那只最先吸引他注意的眼睛依旧在闪亮着。

两只好看的耳朵和一层浓密光滑的毛。

这是河鼠！

接着，这两只动物站在那里慎重地互相打量。

“你好，鼹鼠！”河鼠说。

“你好，河鼠！”鼹鼠说。

“你想到这边来吗？”河鼠紧接着问他。

“噢，聊聊天倒很不错！”鼹鼠十分性急地说，河边生活和河边的生活方式对他来说太新鲜了。

河鼠不说话，只是弯下腰解开一条绳子，把它一拉，然后轻轻地跨进一只小船，这小船鼹鼠早先倒没看到。这只小船外面漆成蓝色，里面漆成白色，大小正好坐两只动物。鼹鼠的整颗心马上飞到了它那里，尽管他还不完全明白它的用处。

河鼠利索地把小船划过来，在岸边拴好。接着在鼹鼠极其小心翼翼地上船时，他伸出了前爪。“拉住它！”他说，“好，快把脚踏下来！”鼹鼠只觉得又惊又喜，他当真坐在一只真船的船尾上了。

“今天是个呱呱叫的好日子！”当河鼠推船离岸，又划起

桨来的时候，鼹鼠说，“你知道吗，我一辈子还从来没有坐过船呢。”

“什么？”河鼠张大嘴巴叫起来，“从来没有坐过……你从来没有……这个，我……那么你一直在干什么呢？”

“坐船就那么好吗？”鼹鼠不好意思地问，虽然他差不多已经准备好相信是这样了，因为这时他向后靠在他的座位上，仔细看那些坐垫、船桨、桨架和船上所有迷人的用具，并且感到小船在他身体下面轻轻地摇来晃去。

“岂止是好？坐船是绝妙的事情，”河鼠一边俯身向前划桨一边严肃地说，“相信我的话吧，我的年轻朋友，再没有一件事情——绝对没有一件事情——能像划船那么值得干了，连一半也及不上。就是划船，”他做梦似的说下去，“划……船，划……”

“当心前面，河鼠！”鼹鼠猛然大叫起来。可是叫得太晚了。小船已经猛地撞到岸上。那沉浸在梦中的快活划船者一下子倒栽葱仰卧在船底，两脚朝天。“……船，划船……或者摆弄船，”河鼠继续镇静地说，快活地大笑爬起来，“在船里面或者在船外面都没有关系。看来实在什么关系也没有，妙就妙在这里。无论你离开也好，不离开也好，到达你的目的地也好，到了别的地方也好，甚至什么地方也不到也好，你总是忙个不停，可也从来没做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你把一件事情做完了，总是又有别的事情接下来要做，你高兴就可以去做，不过你最好别去做。你听我说！要



是你今天上午真没有什么事要做，我们就一起顺流而下，坐它一天船好吗？”

鼹鼠快活之至，快活得把他的脚趾转来转去，敞开胸膛心满意足地叹了一口气，快快活活地靠到后面松软的靠垫上。“我将有一个多么美好的日子啊！”他说，“我们马上动身吧！”

“等一会儿！”河鼠说。他把系船索穿进码头上的环扣住了，爬到他上面的洞里去，转眼又出来，被一个装满午餐的柳条篮子坠得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。

“把它推到你的脚底下去。”他把篮子递到下面船上时对鼹鼠说。接着他解开系船索，又拿起桨。

“篮子里面是什么？”鼹鼠好奇得扭来扭去问道。

“里面有冷鸡，”河鼠简短地答道，“冷舌头、冷火腿、冷牛肉、腌小黄瓜沙拉、法国面包卷、水芹三明治、罐头肉沙拉、汽水、柠檬汁、苏打水……”

“哎哟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”鼹鼠高兴得发疯，大叫着说，“太多了！”

“你当真这么想吗？”河鼠一本正经地问，“这只是我出去作小小旅行的时候经常带的东西。别的动物却一直说我是个小气鬼，太抠门！”

他说的话鼹鼠连一个字也没听到。鼹鼠被正在开始的这种新生活吸引住了，陶醉在水上的闪闪光点、涟漪、香味、声响和阳光之中，把一个爪子放到河水里，做起长长的白日梦来。河鼠真是个好小伙伴，不停地划着桨，忍耐着不去打搅他。



“你的衣服我喜欢极了，老伙计，”过了半个钟头左右河鼠说，“有一天我只要买得起，我就要去给自己弄一套穿了吸烟的黑天鹅绒衣服。”

“对不起，请问你在说什么？”鼹鼠拼命集中起注意力说，“你一定以为我这个人非常失礼，不过这一切对我来说太新鲜了。这么说……这……就是……一条……河！”

“这条河。”河鼠纠正他的话说。

“你当真住在这条河的河边吗？多快活的生活啊！”

“住在河边，河外，河上，河里，”河鼠说，“它是我的兄弟和姐妹、姑姑和婶婶、伙伴和朋友、食物和饮料，不用说，还是洗东西的地方和游泳池。它是我的世界，我再也不需要别的什么了。它所没有的东西都不值得有，它所不知道的东西都不值得知道。老天爷！我和河一起过的日子多么好啊！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，春天还是秋天，全都有它的乐趣和好玩的事。二月涨水，我的地下室灌满了水，这对我没好处，棕黄的浊水在我最好的卧室窗前流过。不过后来等到水全都退走，露出一摊摊烂泥，闻着有葡萄干蛋糕味，杂物和杂草堵着河道，我就可以在这些杂物杂草堆上干的地方闲逛，找到新鲜的食物吃，找到粗心的人从船上落下的东西！”

“不过有时候不是有点儿乏味吗？”鼹鼠大胆问道，“只有你和这条河，没有人可以谈谈话？”

“没有人可以……嗯，我不该对你太严厉，”河鼠忍耐着说，“你对它陌生，当然不懂得。河岸近来太挤了，因此许多

人都一股脑儿离开这儿。噢，一向根本不是这样的。水獭、鱼狗、红松鸡，它们全都差不多整天在这儿，老是要你做什么事情——好像别人就没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似的！”

“那边一片是什么？”鼯鼠挥动着一个爪子指着一片林子问道，那林子黑黑地围着河一边的水草地。

“那个吗？噢，那不过是原始森林，”河鼠简短地说，“我们这些河边居民不常在那里。”

“他们不是……住在那里面的不是很好的人吧？”鼯鼠有点紧张地问。

“这个嘛，”河鼠回答说，“让我来想想看。松鼠很好。至于兔子嘛……有些很好，不过兔子有好有坏。接下来当然还有獾。他住在林子深处，就算你给他钱他也不会住到别处去。亲爱的老獾！没有人去打扰他。他们也最好别去打扰他。”河鼠意味深长地加上一句。

“为什么，谁会打扰他呢？”鼯鼠问道。

“这个嘛，当然……那里……还有别的东西，”河鼠吞吞吐吐地解释说，“黄鼠狼……还有鼬鼠……还有狐狸，等等，等等。他们一般说来还可以……我和他们是很好的朋友……大家碰在一起过上那么一天，就这样……不过他们有时候会突然翻脸，这用不着否认，那就……对了，你不能真正信任他们，这倒是事实。”

鼯鼠很清楚，老是这么谈今后可能有些麻烦，而且哪怕是暗示一下，都是不符合动物的规矩的，因此他改变了话题。



“那么在原始森林的那一边又是什么呢？”他问道，“那里一片蓝色，模糊不清，看上去可能是山，也可能不是，有点像城市的烟，或者只是浮云吧？”

“原始森林的那一边是广阔的大世界，”河鼠说，“这个大世界跟你跟我都没有关系。我从来没去过那里，也永远不会去，如果你还有点脑子的话，你也不会去。请别再提它了。好！终于到回流的地方了，我们就在这里吃中饭吧。”

他们离开了主流，这会儿划进一个地方，它乍看上去像一个被陆地环抱的湖泊。它两边是绿色的草坡，平静的水下闪现着像蛇一样弯弯曲曲的棕色树根。在他们前面是一个堤坝，那儿银波翻滚，泡沫飞溅，并排是个转动不停的水车轮子，滴着水，水车轮子又带动着一只有灰色三色墙的磨坊里的磨盘，使空气中充满一种催人入睡的嗡嗡声，又单调又沉闷，然而里面不时响起很轻很清脆的快活说话声。实在太美了，鼹鼠禁不住举起两只前爪，气吁吁地叫道：“喔唷！喔唷！喔唷！”

河鼠让船拢岸，拴好，帮助还不习惯的鼹鼠安全上了岸，拿出中饭篮子，甩到岸上。鼹鼠请求河鼠由他来打开饭篮，河鼠很乐意满足他这位朋友的请求，自己在草地上伸开四肢舒服地休息一下，让他那兴奋的朋友抖开台布，摊好，把所有神秘的一包包东西拿出来，打开包，把包里的东西分别摆在台布上。鼹鼠每发现一样新东西，嘴里依然气吁吁地叫道：“喔唷！喔唷！”等到食物全摆好了，河鼠说：“吃吧，老伙计！”